

催人泪下 震撼心灵

——《浴血困牛山》观后

赵幼立

电影《浴血困牛山》终于上映了,我是十二万分高兴激动,望眼欲穿的电影终于在大荧幕上展示。还未走进电影院,我早已掉下难以抑制的泪水。一是为那百多名红军战士,他们虽然多数未留下姓名,但在90年后,他们的精神和形象还能被人们提起,并以艺术的形式再现出来,他们的在天之灵应该可以安息啦!二是为我自己,十多年前,我曾去实地调查,并经历了溪水的洗沥、红杉树的影引和大山空灵的震撼。困牛山红军壮举的文章虽然得以在《文史天地》首次公开发表,但因缺了自己的投票,而屈居当年最受欢迎文章的第二。同时,为了能将这一惊天动地的壮举搬上荧幕,我也有些许付出,致使其成为“自己的电影”。在影院里,虽然大部分剧情都是心中有数,大部分人物都较为熟悉,大部分镜头都曾经目睹,但过程和结果、实地拍摄和艺术呈现的不同,我还是难以控制住感动的热泪。不仅盈眶,甚至“泪飞”。以至于其他人早已离场了,我还沉浸在激动之中,还因为泪水和红眼眶而羞于见人,还因为哽咽而怕与人打招呼。

（一）

《浴血困牛山》是一个十分真实的故事。90年前的1934年,中央红军在江西根据地遭受了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五次围剿,加上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已经无法立足,中革军委就派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作为西征先遣队西出探路,希望在湘西、黔东南找到贺龙、夏曦等创立的黔东南革命根据地。红六军团经过转战进到贵州,已由出发时的六个团减至五个团,由于情况不明,撞进了国民党军湘桂黔军24个团的包围圈中,在陌生的大山中兜转近十天难以脱险。为掩护军团主力转移,红18师师长龙云带领红52团先是前卫开路,后又变成后卫主力,把敌人引向十二山梁,引向困牛山。暴露自己、吸引敌人,向十二山梁,向困牛山,在完全陌生的地方走向了绝境,战斗力明显下降。国民党军队强拉当地百姓作人肉盾牌,由上往下压向红军队伍,红军战士既不想伤百姓,又不愿当俘虏,还为掩护龙云师长撤离,只有选择集体跳崖……

红52团百余红军壮士跳崖牺牲,当时国民党报纸早有登载,其数字被明显夸大。而当时地方志并未记载。原因是困牛山所在的川岩坝乡原属思南县,是文家店区最远的乡。解放初,该乡才被划入石阡县的龙塘区。两县都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有记载。一九四九年后,军队上级曾多次派人到石阡、思南寻找突然消失的52团,但都没有结果。石阡的党史工作者杨又铸等,他们顶着压力深入基层,深入百姓,用真情消除误解,调查到了真实情况,才使这一壮举公之于世,让这百多名红军英烈的灵魂得到慰藉安息!

（二）

电影《浴血困牛山》是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艺术品,是在“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下的艺术加工。红六军团进入贵州,攻打旧州,转战乌江、石阡,甘溪遭遇战,接近板桥,再进甘溪,困牛山战斗,……这些都是真实的。战斗场景及激烈程度也是真实的。红六军团从江西经湖南、广西到贵州,一路过来,打了不少胜仗,缴获了不少先进武器,还在旧州的一个教堂里获得一张法语地图,作战的布局 and 指挥上都不不同于其他地方武装。影片中的战斗场景及行军镜头,绝大多数是在石阡境内拍摄的,多数战场画面也是在原战场遗址上拍摄的。如田海清团长牺牲前的那场戏,就完全是当年战场的再现。为选择同90年前相似的拍摄地点,在外景布置焦根起老师的指导下,跟着杨又铸主任,我这一次才将石阡的各个乡镇跑了个遍。有的地方,还不止跑一次。根据剧情需要,我们先在记忆中搜索,再到实地去看看,再请外景老师去确认。有的地方好看,但不好布置,没有机位。90年前的场景,没有水泥路,没有电线杆,更不能拍现代建筑。在村村通公路、户户通水泥路、家家有电灯的全面脱贫的今天,选景确实有些困难。有的地方(村寨),稍加布置改造就可,但大型设备进不去,也只能作罢。在人物造型上,军团首长没有提名,而龙云师长、谭家述主任、田海清团长等,都有真实原型。这演员的选择也是颇下了功夫。在化妆之前,他们一出来,大家就觉得像,他就是这个角色。如田海清团长,由卢海华饰演,他一站出来,大家就觉得是他,高高的个,方方的脸,大气、担当、果敢的气质溢于言表。又如饰演龙云的肖聪,略显瘦削的脸盘子上那对炯炯有神

似水柔情。还有饰演民族姑娘的女一号陆怡璇,清纯、通透和对“恋人”的信任、坚贞以及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奔赴,无一不表现出民族青年对红军、对共产党的信任与寄托。还有黄素娥的饰演者刘芳毓,其对角色和进程的把握恰到好处,达到炉火纯青的高度。她的一颦一笑,每一个动作,都是如此精准,在塑造红军与百姓的关系上表达得细致入微。再有老戏骨牛犇,他饰演回忆人,虽然他曾经获得功勋艺术家称号,但从不高傲,仅在纪念碑前的一个小动作,就一丝不苟、不厌其烦地拍摄多次,前三次都是自然流泪,但为了最好的效果,还要借助风油精来刺激。其精神,其态度,为剧组树起了镜子和标杆。

《浴血困牛山》塑造了一个英雄群体,每一个都是那样生动形象,那样有血有肉:侦察连长的机智和当机立断,团长和师长的敢于担当和超群的指挥能力,军团首长的深谋远虑和执行中央命令的坚定性,还有群众代表如少数民族首领的重情重义,小石头报仇雪恨的决心以及红军全体英勇杀敌、不畏牺牲、爱民如亲的奉献精神,等等。就是反派人物的塑造,也是颇费工夫。首先是没有外形化,没有专拣那些长相奇特的人来当反派,在外形上没有丑化;二是语言上,没有那些粗俗下流的东西;三是很注重其特征的刻画,如国民党的军长、师长,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总是自身的利益,不管是中央军还是地方军,如何保存自己的实力之类。桂军、湘军、黔军,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在对形势的分析、任务的分配时,那种势利和对小团体利益的追求,以及出力不出力的应付等,常常在一个皱眉、冷笑和抠动手指间就表现得淋漓尽致。

《浴血困牛山》这个摄制组是很棒的,特别能理解编导的初衷意图,特别能吃苦。三四月间,每天都是四五点钟起床,天还没亮就出发了,天没黑又一股不会收工。外景组是很辛苦的,弄实景,完全可以用“披荆斩棘”这个词。比如战场布置,要在原战场遗址上形成,地形的限制就很大,有些平时熟练的方案和方法都用不上。所以,一个场景,得摆弄好几天,甚至一周以上。遇上贵州的绵绵阴雨,他们得冒雨上工。有个景,弄了好几天才弄好,一场山火,烧了个精光,他们又只能重来。这里,只是拿外景组作例子,其实每个组都很卖力,都很辛苦,都是尽最大的能耐。一部大型的战争电影,实景拍摄,正式开机不到两个月,就宣布杀青,这是全体演职人员责任心、使命感、默契配合的结果。在现场,你会发现,有什么安排和要求,一声吆喝,立即会有多人应答,有人立即去抓落实。真有点“一呼百应”的感觉。这个“一呼”,不只某导,某主任的专利。组内是这样,组与组之间也是这样。再就是一丝不苟,看看那些化妆师,他们的“百宝箱”从不离身,他们总是在人群中穿梭,随时准备补救。导演、摄像,总是不厌其烦地重来。为了最佳效果,演员也是这样,总那么候着,有时一候,一个小时、数个小时就过去了。有的演员下来,还要到视频上去看,自己觉得不满意,还主动要求重来。

电影,是一个集体的创作,在拍摄和后期的每个环节中,都没有主角与配角之分,人人都是主角。每一个细节都做好了,这部电影才叫成功。

《浴血困牛山》除了

（三）

《浴血困牛山》电影的成功,是一种合力的成功。编剧柳建伟,是著名的军事题材作家,写过《血战湘江》,担任过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对这种大的红军题材把握得住。他写的剧本显然有质量保证。他不仅对那段红军历史了解,还对贵州的少数民族风情熟悉。所以,他挥笔潇洒,纵横捭阖,游刃有余,既突出了红军信念坚定、英勇善战、不怕牺牲、为民爱民的主题,又有故事性,让人刻骨铭心。导演赵建伟,也是很有名气的电影人,他执导的《黄河在咆哮》《于成龙》等多部作品,荣获全国电影飞天奖和“五个一工程”奖。他在执导《浴血困牛山》时,从没离开过拍摄地石阡,每一个镜头的设计,每一个人物的塑造,每一个细节的刻画,每一帧画面的选择,都倾注了他的经验和心血。执行导演伍松、总摄像赵世峰、制片主任刁宇翔等,他们的认真态度、负责精神和汗水付出,是其他人无法相比的。特别是总制片人张淑平,则是凭着一颗炽热的心。她对红军精神特别崇敬,对革命烈士特别景仰,对困牛山红军“既不想当俘虏、又不愿

伤百姓”的英雄气概情有独钟。她父亲是一位老军人,她立志要拍关于军人的电影。拍摄《浴血困牛山》是她第一次“触电”,她的全身心投入,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这部电影,基本上是她的全部,这部电影的全部有她。《浴》剧从策划、找编剧、剧本修改、情景设置、演员遴选、团队组织、拍摄安排、资金筹措、申报立项、预热宣传……到院线上映,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都有她的脚步和心血,都少不了她身影的折射和智慧的凝结。

还有,其成功,离不开贵州省委宣传部、铜仁市委宣传部及相关县各部门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故事发生地石阡县,上自县委书记,下至拍摄地的干部、村民,他们的支持和付出,是不计成本、不计报酬的。如有人在路边发现丢失的步枪,当其认出是道具后,立即想方设法联系剧组,或者直接送到摄制组。尤其是当地的退役军人和参演学生,他们以能再现红军形象、能传承红军精神为义务、为光荣,召之即来,来之则完全听从调度,圆满完成任

务,为自己的人生添上一抹艳丽。当然,成功最离不开的是故事的真实,是90年前红军划过的那一抹彩红。要感谢杨又铸等党史工作者的永不言弃的调查挖掘。没有他和他们的责任心、使命感,这个红52团消失就将成为永久的历史之谜。

红52团百余红军“既不想当俘虏,又

不愿伤百姓”而集体跳崖的伟大壮举,惊天地、泣鬼神!作为红军西征的先遣队,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是红军长征中完成中央命令的第一支队伍。当其进入贵州石阡县后,遭到国民党军24个团的包围,在甘溪遭遇战中付出了惨重代价,但他们最终突出重围,实现了与红三军的成功会师。困牛山战斗,是此次突围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红18师龙云师长率领红52团掩护军团主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52团的百余红军壮士坚守“人民至上,不怕牺牲”“既不想当俘虏,又不愿伤百姓”的信念,毅然集体跳崖,也成功掩护师长等二百多人冲出重围。龙云师长等在困牛山对面的老君山等到第二天近中午才离开。由于敌人处处设卡,加上深山老林和人生地疏,这二百多人也未能赶上军团主力,师长被捕,多数牺牲在战斗中,或被敌人捕杀,部分散失,个别被当地村民救下。如号手陈世荣被救下后在当地成家,一九四九年后当了多少年的村支书;汪忠明被救下后,成为木匠艺人,在老君山留下木工雕花艺术品;赖金伦被救下后在当地当长工,还参加了后来的土改;董兰桂在思南岔溪的一个小寨上门成家,留有后人,其去世后的坟墓特别要求向着江西方向……最可欣慰的是这百余红军跳崖的壮举得到各级认可,为他们修建了纪念碑,百岁高龄的老将军萧克亲自题写碑名。今天,这一英雄壮举又被以电影的艺

大道向青天 英灵终复现

——《浴血困牛山》影评

秦璋



《浴血困牛山》剧照。

历史的长河中,有无数不知名的英雄为了理想信念而牺牲,他们浴血奋战、马革裹尸还,静静地消逝,甚至鲜有人知道他们曾经为了和平与幸福,英勇地选择了慷慨就义。他们去哪儿了?为什么消失得无声无息?带着这些问题,在《浴血困牛山》这部电影中寻找答案。

总有人对过去念念不忘,总有人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找寻真相,总有动人的故事流传下来,一辈又一辈地诉说,直到所有记忆的碎片拼凑在一起。铭记着为我们徐徐打开了过去史书般的画卷,让那些消逝的英雄通过电影屏幕变得有血有肉。只要有一人还记得,他们就能永远地活着,就像影片中幸存的小孩,他好好地活了下来,把烈士们的姓氏都赠与了他的子孙。他说,他要用这样的方式延续他们的生命。

《浴血困牛山》这个名字听上去有些老套,想象中应是鏖战激烈的战争题材。可当大幕拉开的时候,唯美的贵州自然风光映入眼帘,随着长镜头的移动,才将观众徐徐带回到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在贵州铜仁的少数民族村寨中,一支小红军先遣部队用智勇救下了为他们带路的村民,村民中的这个小男孩成为了这段历史的记录者。

1934年10月,红军西征途中经过贵州时,随着战争策略变化,红军先遣部队不断调整任务探查敌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与当地的百姓交流互助,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军民情谊。后来,为了保护红军主力部队安全转移,包括先遣部队在内的红六军团百余名红军战士用智谋吸引了敌军的主要力量,在贵州铜仁的困牛山——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战士

们毫不畏惧,奋战到底。他们坚守了3天3夜后,敌军仍然无法突破防线。红军已经弹尽粮绝又看到百姓被敌军押着上山,成为了敌军的人肉盾牌,战士们马上停止了对战。红军战士们其实不怕苦、不怕累,更不怕战斗到底,马革裹尸,但他们怕伤害群众一分一毫,且不愿投降成为俘虏。面对前方是敌人押着群众,后有万丈悬崖深渊的局面,他们选择了集体跳崖。由于战争时期信息闭塞,生还的人极少,他们的这一壮举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都不为人知,红52团的这支部队在战斗历史中被记载为失踪。一九四九年后曾追查多年都未寻觅到踪迹,直到生还的红军被找到,才从他口中得知这支部队的壮举。当地百姓在后来的数十年中为红军烈士们拾捡遗骨,安葬在当地。再后来,这个壮举被传颂,当地兴建了烈士陵园,以表缅怀。屏幕内,往事一幕幕重演;屏幕外,观众们见证了红军战士的情怀与悲壮。

在塑造人物形象上,《浴血困牛山》给予了不同角色鲜明的个性和丰富的情感,每一位英雄的出场到结局都充满了人情味:他们有的骁勇善战,有的智勇双全,有的则非常温暖,他们都怀着对家人的深深眷恋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加入战斗。然而,在奔向和平美好的路上,这些个人的情感和梦想都被无情地卷入战争中,化作了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奋斗不息的动力。跳崖这个绝境中的壮举,将红军战士的英勇形象推向了高潮。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他们也渴望爱情,渴望和平,渴望简单朴素的生活,但他们选择了为理想信念牺牲,为保护群众牺牲,这一举动不仅展现了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更彰显了他们为

艺术化形式成功再现,这一英雄群体被活灵活现地搬上荧幕,如此生动,如此悲壮,让“跟着党走,信念坚定,不怕牺牲,忠于人民”的红军精神得以彰显和传承。

黔东南,是一块红色的土地,也就是在那个三十年代,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在这里创立了黔东南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西征点亮了第一盏向往的明灯。根据地第一次在党内纠正“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发布了第一个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在纵横百多公里的土地上发动了十多万人打土豪分田地,为红六军团的休整补充提供了条件,实现了红军长征史上的第一次成功会师,孕育了红二方面军的诞生,为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拖住国民党军120多个团的围剿、策应中央红军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1936年初,红二、红六军团再次进入黔东南,播撒革命火种,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红军篇章。如两军团会师后的黔东南独立师,虽然以伤病员和地方游击队为主,但仍能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拖住装备精良、数倍于己的敌人,在梵净山坚守近一个月,虽然师长王光泽牺牲,政委段苏权重伤后被百姓救下,仅一二十人回归部队主力,但他们的革命信念、跟党走决心和牺牲精神,在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座丰碑,他们的英雄事迹,成为永远照亮人们前行的火炬。希望有更多像《浴血困牛山》的影视作品呈现,让红色血脉赓续,让红军精神弘扬传承!